

王章陵 著

周易思辨哲学

上

——辩证的中道论

齊魯書社

◎ 王章陵 著

周易思辨哲学

上

——
辩证的中道论

齊魯書社

自序

一、中文序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武陵春》

余因父难导致家庭破碎，悲伤不已，十七岁离家；越五年，更因战乱而离国，竞奔越南富国岛，其被囚者三年有奇。富国岛三面环海，每当面对大海，极目沉思，辄幻想果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则人间无憾事矣！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其奈何！然则，何以古难全？何以才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荡涤人间邪秽、苦难与灾变？迄读《周易》，此藏诸心底几历半世纪之疑问，始略有所解。盖圣人创作《易经》，其主旨即在运用辩证逻辑的思想方法，建立“天人合一”之理论体系，并规划实施礼乐教化，以端正人性，涤恶扬善，使人类社会由野蛮而文明，由人类相残而共存共荣；更由“天下为家”小型伦理家庭的建立，进而过渡到“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社会的建立。如此宏观的哲学构思与人性荡涤工程，其理念曾支配中国社会之发展历数千年，并摆脱野蛮而建立了文明小康的伦理社会。圣人更深信，人道与天道一致，乃逻辑之必然。但因人性负面难以全面、绝对的纯化，又以西潮不断冲击，先后有佛教

“入朝不拜君，回家不拜父”；耶稣会反对信徒祭拜祖先；以及五四“打倒孔家店”思潮的兴起。举目以观，而今中外从个人到国际，迄仍存在恩怨纠缠，敌我对立，悲剧丛生，变乱不已。足征易道不彰，宝石蒙尘，其去大同之世，路途犹极遥远。甚至远古圣人古典著作，今亦多已不识其真面目矣，良深浩叹！今值老迈，研撰此著出版问世，谨以纪念先父之遇难，且有以冀于唤起易道之复兴及人类理想社会之实现而已也。

二、英文序 (Preface by Author)

The wind dies down and flowers fade away,
Leaving the fragrance on the soil to stay,
Night's approaching and I haven't the heart to comb my hair.

The world looks the same, but everything has changed,
Tears dropping ere I can find a word to say.

People tell me the Double Stream charming remains,
And I would go boating, only I'm afraid,
My grief is too much for so small a boat to take.

——Spring at Wu-Ling: *Li Ching-Chao*

My father passed away in an accident, resulting in deep sorrows and family broken. I left home when I was seventeen. At that time, the civil war was raging. Five years later, I fled in haste to Phuquoc, an island in Southern Vietnam. The southern tip of the island is surrounded by sea on three sides. We were interned like prisoners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there. Day in and day out, I wondered on the beaches. Looking at the distant horizon, many kinds of imagination came into my mind. If the Utopia of "World commonwealth" became true, whence people loved not only their own parents and their own sons, and shared the belief that "The world was for everyone" as a "Ta-T'ung" world (World commonwealth), then, the human and society would have no more regrets. However, people do have sorrows and joys in departures and reunions. The moon goes around full or crescent, bright shining or dark cloudy, ever since the

ancient. Should the fate of mankind be forever destined like these? What a deplorable situation it is! There should be a way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among people, to wash away the social evils and dirties and to avoid tragedies and disasters. After reading "The Book of Change" (the classic reading named I-Ching), I see the way which removes my wonder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Based on dialectical logic, I-Ching was authored by the past sages in an effort to realize an idea of integrating the nature and the human as a whole. The other associated classic works included Li (a set of etiquettes) and Yue (musicological works). The sages used these Classics to educate people, so that the mankind's nature could be rectified, wiping away the bad and enlightening the good. This philosophy has successfully supported the Chinese in migrating from barbarian to civilization, stopping fighting among people and in keeping the society in harmony from time to time. Many periods and once for a while, China had been in better off stage, so-called "Hsiao-Kang" (means small-better-off, a well organized family-oriented society). Hsiao-Kang is considered as a transition step toward Ta-T'ung (World Commonwealth). Those past sages believed that logically the human we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ature (the Heaven). The way of the nature is exactly the way prepared for the human. However, the human beings' negative points of selfishness can hardly be absolutely or totally purified. Moreover, the pounding of the western-thinking current initiate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houting out the slogan "Down with the Confucius". The Buddhism also asserted "No kowtow in the royal court" and "No kowtow to one's parents whenever coming back home". The Jesuits strongly oppose "Ancestor worship".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 individually or internationally, you may see the entanglement of past kindness and grudge, feelings in gratitude and revenge, confrontation

in friends and enemies, as well as all kinds of tragedies. I sigh for these. I am aging now.

It is time for me to write a book with the hope to rehabilitate the I-Ching philosophy, as well as in memory of my father. Do hope a new ideal society to be coming soon for humankind.

提 要

——周易理论建构及其逻辑体系

人类文化的绵延而进展，即胥赖有理智以为行为指导，理智之推演，乃构成理论及学说，进而转移风俗，演成社会制度，此吾国“五经”与孔、孟、程、朱、陆、王之所建树也。“五经”以《易经》为首，而《周易》则是一部论述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古典著作。何谓思辨之学？思辨者，不假经验之助，纯由思维作用而构成认识之谓。黑格尔之言曰：“哲学者，事物之思辨的考察也。”是谓凡宇宙一切事物，皆可由先天的思维而得之也。

《周易》作者以观察及辩证逻辑的思想方法，建构哲学理论，其要点如下：

一、宇宙万物变易与发展的普遍规律

宇宙万物，每一时刻都在变易之中，而其变易现象，虽可目视、耳闻或手触，但变易之理，却非耳、目、手等直观方法可以察知，理的察知，就要靠哲学考察的思想。逻辑学即以纯思想或纯思想形式为研究对象。《系辞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这是说，《周易》是一部广矣大矣的书，它所察知宇宙万物的道理十分广大。因为，宇宙万物虽很广大而复杂，而《周易》作者所表述乾坤、天地、四时、日月、知崇礼卑的主旨，也就是运用了逻辑的三段论。它在上述八十五个字的论述中所提出三联式命题如下表：

正（一）	反（二）	合（三）
静也专	动也直	大
静也翕	动也辟	广（通）
天	地	合
日	月	明
始	终	恒
知崇	礼卑（谦）	宜
阴	阳	道

此即思想形式——“正——反——合”，它也是思维形式与宇宙万物运动形式的合一。

是知，《周易》作者观察宇宙万物变易所得理性的玄思真理，即在于“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在于将对立的对方统一在自身之内，作为两个构成的环节，因而体现理性最高的原则，即对立统一律。他认为，某物既是某物，又是他物，它是思维的形成阶段。而就整个逻辑过程言，它又只是开端，人的思维是由自身一分为二，再合二而一，即“一——二——一”（后一或作三，三是综合的一，是新的），此为反思的规定。“思想形式”是这样不断地进展的，宇宙的运动亦然。因此，整个宇宙，从天地到万物，也就是不断的变易，不断的运动的。《系辞传》：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这日月的往来，不只是一次。它往来一次是一日，由日而月，而年，而世纪，是永远不断的，它是“环”的无限。因此，易学家便画一个环来表示它的六十四卦。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以空间言，充塞乎四方；以时间言，绵延于既往、现今与未来，然而这些繁复的变动与演化，都在《周易》阴阳两爻和六十四卦中表现无遗；宇宙万事万物变动之理，《周易》用“对立统一律”这个“常道”之理，就说明了宇宙万物变易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周易》全书之精义即在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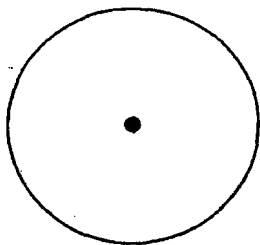
二、周易“环中论”

人类活动，从横切面看，是社会；从纵向面看，是历史。在历史长河中，人类首先面对的便是吉凶祸福问题。《易·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作《易》者因有忧患意识，故亟欲在宇宙变易中寻求化凶为吉，以谋人类共生共存的不易之道，而此道即为“环中论”，亦即“中道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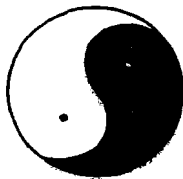
中道哲学思想起始于尧、舜、禹、汤、孔、孟，而形成理论则在《周易》，易学家邵雍则谓为“环中论”。邵雍《观物外篇》说：

先天图者，环中也。……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

兹绘《太极图》如下：



(一)



(二)

“环中论”共分三段：

（一）太极论

邵雍认为，“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观物外篇》）。这个太极在圆圈中是一点（图一），这一点，就象征宇宙形成的起点，也是逻辑的起点。太极是一，是宇宙本体，而这一，它包含了阴与阳，但这两部分，如《老子》所说，它是“负阴而抱阳”，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一。而这一，好比一个鸡蛋，从外形看，它是一个鸡蛋，从内质看，它就隐藏着鸡的头与足，等到鸡在蛋壳里孵化成形，破壳而出，那就是有头有足的鸡了。亦如乾卦，初九是潜龙，当鼓足乾阳刚正之气，破圆而出，则为九二“见龙”矣。因此，圆圈的中心点，不是点，而是小圆圈（图二）。小圆圈内包含了阴与阳。太极是一，阴与阳是二，举一明三，从外向内看，是一分为二；从内向向外看，是合二而一。前一个一是起点，二则神则变，终而为一。从前一到后一，是一逻辑过程，即“一——二——一”三段论，一为太极。而且，邵雍认为：“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击壤集》）故“心为太极”、“道为太极”。宇宙变动的逻辑由太极的“一”而展开；人的变动的逻辑，则由我心而展开。唯圣人以“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养心，已变我心而为天地之心，故能顺性命之理，即循自然之理也。而此天地之心，即为潜在理性。

（二）一分为二论

邵雍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太极是一，二则神则变，此变即方孔炤的“太极自碎论”。他说：

易故自碎其太极以为物物之卦爻。一贯者，即一是多，即多是一也。（《周易时论合编凡例》）

这是说，太极的“一”自碎，即自己排斥自己“一分为二”。

关于它的发展形式，邵雍《观物外篇》说：

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六位而成章也。

此在数理上，是“二进制”或二元数学原理；在逻辑上，用图式表现它，即《图象几表》（参《周易逻辑体系图》）。该表将六十四卦归类为三十六宫，一宫即为两卦，显示三十六宫即各为两两对立的卦象，程子曰：“物无独不对，通反对之义，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敬仲曰：“乾者一画之坤，坤者两画之乾，吾谓六十四卦皆坤也，则皆乾也。”但《野同录》曰：“气为阴阳，数为奇偶，而贯者与之同时同体。故孔子尝言往来，以用二者即一也。”这是说，三十六宫每宫虽为对立体，但因其内在联系，都可形成“圆·”，三点联结起来，就是一个三角形，是则两对立体中，已出现第三形式，即“用二者即一也”的“一”；而且，因为太极为知性阶段，知性说某物是某物；一分为二，二则神，是消极理性阶段。消极理性说某物不是某物而是他物，即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事实上，消极理性的特征，就是否定。但否定既是矛盾思辨的结果，就其是一结果言，至少同时可说是肯定的，因为，否定中就包含有它所自出的肯定，扬弃其对方，无有对方即不能自存。而且，“否定即肯定”，这种矛盾的消极阶段，就具有逻辑的第三形式，亦即玄思的积极理性的意思了。只是，当此三十六宫的共相仍属个别的，尚未凝聚并回归作为圆圈太极的中心点。因此，两对立体而有联系肯定，它仍为消极理性。

（三）合二而一论

《图象几表》三十六宫每一三角形的顶点即为两对立体的共相，而这三十六点又怎样汇集到圆圈的中心点？这就是潜老夫提出的“三限论”。他说：

易之大用在以阳策三十六统一切用。……又分三大限焉。乾坤至噬贲一限，剥复至损益二限，夬姤至二济三限。限各十二卦七十二爻，其应十二月七十二候乎？（《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一》）

在此三限，犹人之上际、中际、下际；乾坤为始，二济为终，犹人之顶踵始终也。而这三限，有三个交接点，即乾坤、剥复、夬姤，形成“圆·”，联结三个交接点，则成环中之一大三角形。这是说，太极一分为二而至乾卦，由乾卦而三十六宫是“一而万”；圆圈之“万”再以三段路线而绕圆圈由乾再回归太极，则“万而一”；亦“合万而一”矣。《百源学案》指出：

天地万物莫不以一为本，原于一而衍之为万，穷天下之数而复归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

此即方孔炤所说：“一贯者，即一是多，即多是一也。”亦即“——多——”，是理念自己由自己对立以实现自己，而且投入对方以回复到自己的运动。

邵雍《观物外篇》说：

天地之本，其始于中乎！是以乾坤变而不离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也。

何谓“中”？《系辞传》：“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这是说：始终是直线的两端，是矛盾的两极，无咎则是无过与不及而居两极之“中”，此“中”，即“对立的统一”。两极对立必灾难随之，为求两赢而不伤，故舍各趋极端的恶性竞争与矛盾斗争，而求诸柔性转化与共存共荣。《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即积极理性，故“中者，天下之正道也”。

三、周易“理性的理想”

《周易》“环中论”是讲中道哲学，为阐明其义，子思特著《中庸》一书，“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始言一理，即天道；中散为万事，即人道；末复合为一理，即“天人合一”。此为“对立的统一”。

何谓“天道”？从天地、日月与四时的观察，它显示出宇宙间的一个道理：

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

这是说，天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诚”字。所谓“诚”，朱熹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即谓无妄为天道自然之普遍的规律。首先，作为个体，必须遵守这个规律，故谓“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其次，作为个体，并非“自成”而已。因为，个体有一个对立面。宇宙间就是充满两两对立，如天地、日月、四时。故“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所以合内外之道也”。而“合内外之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中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能“从容中道”者，须无私。《礼记·孔子闲居》：“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三无私即大公矣。天之生万物，地之养万物，即因其以大公的精神关照宇宙万物，即因其无私。因大公无私，故“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日月之照万物，因大公无私，故“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天地合，日月明，此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亦即“执两用中”。所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即谓天地、日月的运动，它是秉持大公无私的精神，而循“执两用中”的规律来进行的。大公的精

神是“执两用中”的源头，“执两用中”是实现大公的道路与方法。此所以天地日月的运动是真实无妄，因它而使至诚之德，不息悠远，博厚高明，此天理之本然，即天道也。

何谓人道？《中庸》说：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是承天道而比对人道加以解释的。如前所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也就是说，人非圣贤，多因气禀或异而有私，私则吉凶生矣。故圣人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道”之于人，原为天赋，故曰天道“其降曰命”，故曰“人之初，性本善”。人各循其性之自然，则莫不各有当行之路。但“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乐记》）。人皆有一个自我，因感于物之欲偏于自我而过与不及则私，则失乎“中道”矣。行中道，是很难的事。“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要使个人去私从公，去恶扬善而返乎天道，则必学，则必有所教导，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故曰“修道之谓教”。修道即修身。《礼记·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吕氏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人类社会必须通过浩大的人性荡涤工程，必须人人励学修身，积极提升人性品质，使人皆择善固执，诚身自守，人道“其官于天”，官，定也。唯人皆法天参天而定于天道，则“人道与天道一致”，则“天人合一”矣。张载：“天道即性，人合于天，故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

《中庸》：“仁者，人也。”二人相处，合二而一，即为“仁”。“仁”即“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二人相爱即“合二而一”而中和。故《易》同人卦以“与人和同”，由近而远以至“世界大同”为义。《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中庸》曰：“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一理念的推广，使人与人和同，人皆进而不独亲其亲，不独亲其国，是则，人类社会的发展，由齐家、治国而平天下；由氏族社会、小康社会而和同“中国为一人，天下为一家”（《礼记·礼运》），即“世界大同”矣。总之，它由人的理性之萌芽、茁壮而成熟，此为历史哲学的三段论。“中道”即人类理性也。通过“中道”的运动，而有人类大同社会的出现，此即《周易》作者构思“理性的理想”。而且，它的理论说明：此一“理性的理想”之实现，乃为逻辑的必然。

四、周易《逻辑体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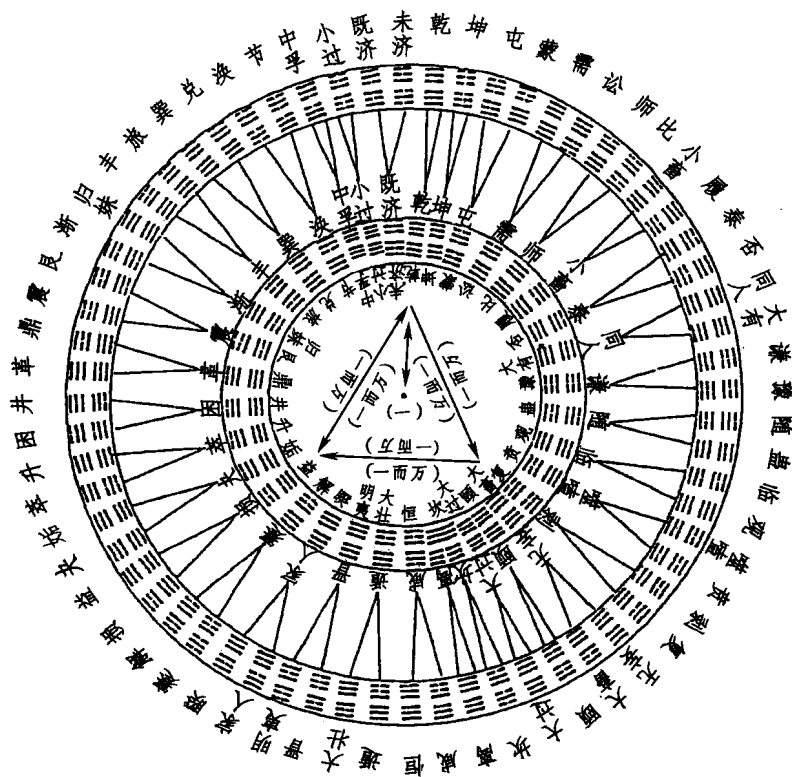
《周易》六十四卦卦象排列原理，即卦象内在联系，其形式有二：一为“序卦传”形式；一为“杂卦传”形式（《图象几表》）；而二者的统一，即构成《易卦逻辑体系图》。

此图由“序卦传”形式、“杂卦传”形式到“太极”，这就构成《易卦逻辑体系图》。它表现在逻辑上的意义有四：

（一）就整个《易卦逻辑体系图》言

它从“序卦传”形式的“一”，到“杂卦传”形式的“二”，再到“太极”的“一”，形成“一——二——一”三段论，此即“对立统一律”，而“太极”的“一”则为“共相”。它是《易卦逻辑体系图》总的内在联系，这个图说明宇宙的本原就是“太极”的“一”；“一——二——一”三段论，它是进行规定的反思，是建立的和外在的反思的统一。

易卦逻辑体系图



(二) 就“杂卦传”形式这个大三角形而言

三角形中心点的“太极”象征“天地之心”，从“太极”到圆圈中的乾，而剥复、而损益，再回归乾，因这个圆圈是象征宇宙万物，象征“万”，因此，此一过程的意义，即“一而万”。再由乾、剥复、损益、乾而回归“太极”的“一”，此即“万而一”。由“一而万”，再“万而一”，即“一——万——”三段论，即对立统一律。这是“环中论”理念建构的逻辑形式。

(三) 《周易》“理性的理想”理念建立的逻辑形式